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胭脂太阳.2 / 刘先平著.—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 8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2)
ISBN 978-7-5414-2769-5

I. 胭… II. 刘…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 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9855 号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Yānzhī Tàiyáng

胭 脂 太 阳

——刘先平大自然探险奇遇

刘先平 著 李珍英 摄影

策 划	刘卫华
主 编	汤汉清
监 制	胡 平
封 面 图	王 波
装帧设计	晓 舟
责任编辑	霞 楠 华 园
责任校对	张 磊
技术编辑	郁梅红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E - mail	egcb@publ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5
邮 政 编 码	650034
印 装	云南国防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印 数	1~1000
字 数	368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2769-5

定 价 | 本册定价: 34.50 元 每套 2 册定价: 69.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刘先平

大自然赋予我们生命，血肉相连。

大自然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不同的时代谱写着各自的旋律。

刘先平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关注人与自然的主题，开始进行大自然文学的创作，30 多年来一直在这块沃土上耕耘。他以 20 世纪 80 年代 4 部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和这之间、之后的 20 多部记录在大自然探险中的奇闻、奇遇的作品，构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异彩纷呈的人与大自然的世界，谱写出人与自然的颂歌。

当 1980 年，他的第一部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小说《云海传奇》出版，以及之后《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相继问世后，立即受到文学界瞩目：“探索人与自然的主题，揭示动物世界的奥秘，在儿童文学领域，在审美视角、审美意识上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束沛德：《勇敢的探索者》）“开拓了我国文学新领域，被称为大自然探险文学或自然保护文学……至今依然独树一帜。”（陈浩增：《中国第一套描写在野生动物世界探险的长篇系列》）由此，大自然文学成了儿童文学的一面美学旗帜。

曾几何时，人类对自然还是极虔诚地顶礼膜拜，感谢上苍的赐予。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的无情攫取、破坏，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升级。大自然的惩罚，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这才不得不承认：地球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星球，是人类惟一的保护区；人，只是这保护区中千万臣民之一；必须迅速从“大自然属于人类”的误区中走出，奋力保护我们的惟一家园，人类才有可能持续地发展。于是，现代意义大自然文学应运而生——成了关照人类本身生存、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共存的文学。

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作品，正是响应了时代的呼唤。他的大自然探险奇闻、奇遇，如《胭脂太阳》、《海雕行猎》、《黄山山乐鸟》、《麋鹿回归》、《黑叶猴王国探险记》、《夜探红树林》、《野象出没的山谷》、《蛇趣》等等，多是短篇，既有散文的抒情和哲理，又有小说的情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更是其显著的特点，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文体。

刘先平的作品中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所塑造的孩子们的形象鲜

活生动。作家善于在起伏跌宕、惊心动魄的故事中，自然流畅地融入了丰富的知识，充满欢乐、趣味；语言富有诗意和幽默感。

刘先平首先是位投身于大自然中的“勇敢的探索者”，继之才成了文学的勇敢探索者。30多年来或参加野生动物考察队，或独自在山野跋涉，深入雪山冰川、大漠戈壁、崇山峻岭、江河湖海，足迹遍及我国生态关键区。1981年之前，生活基地主要是在黄山地区。之后，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近年，五探青藏高原，曾到达珠穆朗玛峰海拔5200米处；数次带着帐篷穿行在横断山脉；连续两年横穿中国从南北两线直达帕米尔高原。白山黑水、天涯海角无不留有他的身影。

刘先平醉心于在大自然中探索，社会对他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他的作品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他的作品正被广大青少年日益认识和阅读，受到了他们的喜爱。

目 录

胭脂太阳	(1)
魔 鹿	(3)
巧遇戴帽叶猴	(6)
鸚鵡喚早	(9)
登油婆记, 探华南虎天堂	(13)
金丝燕, 你在哪里	(20)
东海有飞蟹	(25)
蛇 趣——新安江上游考察	(33)
斑鸠声声	(42)
黄山山乐鸟	(49)
寻访白海豚	(57)
相思鸟要回家	(63)
海雕行猎	(74)
金黄的网伞世界	(77)
寻访红艳艳的厚嘴唇	(88)
救救胡杨林	(94)
给猴王照相的惊险	(105)
结在树干上的果	(112)
夜探红树林	(128)
奇根世界	(140)
杜鹃花下的爱	(152)
蓝色的蜂桶寨	(167)
黑叶猴王国探险记	(177)
到天鹅的故乡去	(202)
麋鹿回归	(221)
咕里咕, 咕里咕 ——童年片断	(274)
三次水中逃生	(277)
考 学	(283)
我的老师	(295)
山谷里升起一朵白云	(305)



胭脂太阳

月亮只是一圈淡淡的光晕，飘浮在蒙蒙的天边。

山，隐没了，只有滴滴答答、噼啪作响的水滴声，暗示着森林的存在。

雾，弥天大雾，均匀地、无声无息地将天地混为一体，像是浩荡混沌的大海。

没有一丝风，西双版纳是著名的静风区。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被无形的又似有形的雾包裹着。不，你又是自由的，似乎是在飘荡，在宇宙中行走。

像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温习着甜蜜的梦，用不着想，用不着任何的行动，只需要静静地、静静地躺在母亲温暖的胸膛。

“茶花两朵！”

浩深的雾中，传来了原鸡特殊的啼鸣。善歌善舞的傣族老乡，因为原鸡的叫声酷似在赞美茶花，又称之为“茶花鸡”。

“茶花两朵！”

又是一声，它应该是嘹亮的唤醒黎明的号角，但浓雾却使它失却了阳刚，变幻为柔软的飘忽，像是在轻轻地召唤，召唤人们的思维：热带雨林中正盛开着艳丽的茶花、火红的木棉、千姿百态的兰花。

原鸡是鸡的老祖宗，至今还留在热带森林的大树上，我国只有云南、广西、海南岛有它们的踪迹，个体比现在的家禽鸡小，但它保留了鸡的原始习性，显示其珍贵。前天，在来西双版纳的路上，我还见到一只原鸡的母鸡，领着六七位儿女，迈着矜持的步伐，从容不迫地穿过公路，向左边的树丛走去。

“喔喔喔！”

终于，传来了令人振奋的雄鸡的鸣唱，歌声洪亮，悠扬！

“喔喔喔！喔喔喔！”

“茶花两朵！”

寨子里的雄鸡们，以极大的热情，响应了原鸡和雄鸡的呼唤。雄鸡们兴高采烈地歌唱，似是扯开了厚重的雾幕，播撒着欢乐，唤醒了生命的活力。

浓浓的雾中，顿时有了小鹿走动的声音，松鼠在枝头弹落水滴，鸟的鸣叫，大象吸水的豪饮，大蟒游动压伏草丛的窸窣……

弥天的雾色，开始变化，灰暗在渐渐褪去，乳白开始展染，漫天溢起乳浆。



我们在森林中慢慢地走着，榕树展叶沙沙声，竹笋拔节咔嚓声，青藤伸枝的扭转声，昆虫的鸣叫……组成了一曲动听的生命交响乐。

热带雨林的雾，是种标志，是绿色的符号。在墨江时，一位林学家痛心地说，森林被砍伐了，墨江已没有了每天的大雾。雾滋润着森林，滋润着热带的土地，是高能量的生态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终于，一团胭脂从东方雾中出现——那是太阳。它是那样柔美，那样娇艳。它一出来，就已在高空。时间已是九点钟。

好一轮水灵灵的胭脂太阳！

胭脂太阳用它的水艳，将望天树、番荔枝、鸡毛松、柚木、龙脑香树显现出来了……浩瀚的热带雨林显现出来了。

突然，天空出现了无数的黑点，像是庞大的鸟群……不，像是漫天飞舞的蝴蝶，我们都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科学家告诉我们，西双版纳这一片地方是静风区。开始时我们并不太相信，怎么可能是长年累月没有风呢？然而，我们来了的这两天，确实没有感到风的拂动。

我们的脖子望酸了，可那些黑点依然是浮在空中的淡雾中，飘飘忽忽、忽忽飘飘……

热带植物研究所的老张，不知我们在呆看什么，我指了指那些漫天飘荡的黑影：

“是飞鸟，还是蝴蝶？”

“不，不！那是灰烬。昨天晚上你们来报告，说是西边山上的森林失火了。那不是火警，是烧山——将大片的热带雨林烧掉，种庄稼。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呼吁了多少次，情况有好转，但并没有杜绝。他们并不知道烧掉的是批极珍贵的财富，一个物种被烧掉了，一座金山也无法将它恢复！”

我们的心，一下跌落到谷底……

但仍然不愿相信，那是真的……

终于看清了，那些黑点，正是黑的灰烬！

一幅无比壮美的热带雨林晨画，被泼了无数的墨汁！



魔 鹿

很难想像，魔与鹿竟然浑然一体——充满魅力的新的生命。

然而，我们确实是在寻觅，就在它生活的这片热带雨林——充满诗意和危险——中追逐。衣袋里还揣着它的照片，虽是一帧黑白的影像，但那迷人的风姿，已撩拨得我从万里之遥、冰封雪裹的北国，赶到这骄阳灿烂、绿树翠茵的海岛。

离开营地时，晨曦已漫过中天，疏星仍在天陲闪烁。一踏入森林，却如跌回梦中，宇宙陡然缩小，诡谲、变形的景物编织成恐怖的厚茧。

高空的树冠上，雨点般的露珠抨击野蕉、野芋，抨扑中透出颤颤的呻吟。野兽嗥叫残忍，昆虫鸣叫潇洒。

乳白的地气在林间飘逸，在耳边身旁缠绵。

花的幽香、叶的温馨中，又夹着刺鼻的兽尿腥臊、腐叶的霉涩。

攀登尖峰岭，唯有沿溪一条小路，灌木、野葵热情好客，藤蔓荆棘却拖衣拽腿。植物繁荣，极珍贵的花梨、母生、青梅、坡垒会挤在三四平方米内猛窜，挺拔成参天大树。难怪植物学家说，随手可捡来一个博士生的课题，一屁股坐下能压住两三个尚未发现的新种。高空是寄生在树干上的热带兰花，地面树根上也是繁花似锦。然而，繁荣中却藏着巨蟒、毒蛇、驴蜂、山蚂蝗的阴险，处处是不和谐的对立、对立的碰撞，焕发出热带雨林的光彩……

突然，呼呼声从远处高空飞来，滚过头顶转为汹涌怒涛，磅礴磅礴，枝叶狂暴地拍打，震慑得我们紧紧抱住大树。等到感觉微微凉风拂来，声浪已远去，竟是如此有惊无险！

等到全身都被打湿，我们也到达峰顶。啊，半轮旭日刚探出海面。在对面山岭上，在万千金线霞光的背景上，一只巨鹿正举蹄昂头，跃出林海，似欲驾霞而去。

“是它，就是它，金鹿！”

是的，朝阳将它衬得金灿灿，毫芒四射。

“魔鹿！魔鹿！”

“多美的茸角！”

发现的喜悦、辛劳的甜果，使我们一群探险者欢呼雀跃，感叹大自然竟有如此神奇的造化。

随着海上日出光彩的变化，那魔鹿一忽儿显出哲人的凝神沉思，一忽儿



又激越豪放，引颈长鸣；或摇角、或奋鬃、或顾盼……神韵百般，姿态万千！

人，总是不满足已得到的，对美的渴求，总如江水滔滔。我们哪里还管撞了可怕的蚂蚁窝、横卧的大蟒、挡路的有毒藤蔓，一溜小跑向魔鹿屹立的山峰奔去。

谁也没顾得清除吸血的旱蚂蟥、啃肉的黄蚂蚁，就连忙抓住魔鹿的腿，生怕它一炸尾花，箭出而去。

这是一株奇特而又神化的高山榕树，三根巨大的气根支撑着它粗壮的树身。是的，那倾斜向上的树身构成了鹿的躯干，后面的气根其上如板块，整根如鹿后肢，前面两支气根犹如腾空的前蹄，妙在树身端部如颈细长，三杈横枝分向如角。

它是榕树气根的杰作！气根和板根，是热带雨林的特征。气根粗可环抱，板根上铺顶可作屋；要维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快速成长，榕树需要生出气根、板根来吸取水分和营养！

为何树干是被气根撑在空中？难道它的种子和苗，能如直升机或翠鸟一样悬浮在空中，然后扎下根来，再去生长？

在它身下，是一棵已枯死、腐朽的青梅。不难看出，当年它曾是一株挺拔英俊、生气勃勃的大树。我曾在万宁礼纪海滩上，瞻仰过青梅林的风姿。由于它是热带珍贵树种，材质优良，备受人们的保护。可是，它的生命之花是怎样凋萎的呢？

不知是哪一天，一只小鸟站在它的可爱的枝头歌唱。

临飞离时，在树上留下了一撮鸟粪。

鸟粪中有一颗种子。

种子在雨中苏醒，在青梅树上发芽，生根，抽叶。

雨季到了。狂暴的雨，唤醒了热带森林，注入了充沛的生命之泉，奏起了狂热的生命之歌。

森林喧嚣了，树木呼啸着生长。

小鸟带来的种子已抽叶。气根、板根迅速地沿着青梅树干往下长，疯狂地吸取养料和水分，疯狂地生长，疯狂地用发育起的根严实地包裹青梅；对青梅的抗议、痛苦毫不怜悯，直至把它捆紧绑牢，收缩绞索，使它得不到阳光，得不到水分……

青梅死去了。鸟儿留下的那颗种子，长成了粗壮的高山榕。高山榕夺取了青梅占据的土地、空间、阳光、水分，就这样……

一个生命杀死了另一个生命。高山榕的成长是建立在青梅树的死亡上！

高山榕的木材低劣，青梅树的价值高昂，人们对高山榕咬牙切齿，称之为“残酷的刽子手”！

■ 魔 鹿



鹿是善良的、美丽的化身。

被人们喜爱、叹为观止的鹿树——高山榕却是残忍、丑恶如魔鬼一般。高山榕如何能将善和美与恶和丑如此地集为一身？

——这是人类的眼睛。

可是，如果允许高山榕申辩呢？它不是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它不去争夺一块宝贵的热带土地，又何处立身？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就像发现了那么艳丽妖冶的花，原来是罂粟（鸦片）。对鹿树的美的印象，却被高山榕的丑恶破坏殆尽，后悔不该对鹿树寻根刨底。

可是，大自然就是如此。

远远离去后，仍是满腹懊丧。

要下山了，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

云花如莲，从林间、山谷飘起，在森林绿冠上空汇成云流。啊！那头俊鹿正在天际间奔突，它昂扬，它奋发，那刚与柔凝成的美、洋溢的神韵，似是在艳阳下，在天宇中歌唱！

是的，魔一般的鹿树，魔一般的美！

美是有距离的！

“我愿意保持这种距离，为了欣赏美！”

是谁？这样地宣言！



巧遇戴帽叶猴

偶然所得，才能体味到“喜出望外”的含义。

2002年4月，我们先到高黎贡山的西坡，圆了21年来寻找大树杜鹃王的美梦。之后又翻过山脊，来到西坡，沿着怒江大峡谷上溯。高黎贡山丰富的野生生物世界，让我们目不暇接，成天沉浸在发现的喜悦中。

但也有遗憾，我国有五种美丽的叶猴，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动物。海南岛曾有白臀叶猴，我曾多次去那里，但早已没有了它们的踪影，都说已经灭绝。黑叶猴、白头叶猴都曾在贵州、广西探访过。灰叶猴和戴帽叶猴生活在云南的高黎贡山，是我国的惟一分布区。这么多天却没有见到它们，四处打听，也毫无消息，心里很不安，为它们的命运担忧。

在昆明动物园，我们曾观看到灰叶猴。它在体形、外貌上，与白头叶猴、黑叶猴无多大区别，也有尖尖的高耸的冠毛，只是全身是银灰色的——闪着丝绸般的光泽、柔软、蓬松。听说戴帽叶猴形态很奇异，也就更增添了向往。

下旬，我们完成了对独龙江附近的其期的长途探索后，再顺江而下，到达了福贡。那天，饱览了雪山、冰川、铁杉林、盛开的杜鹃花甸之后，就在海拔3200米的山口避雨时，我问卢主任：能不能看到灰叶猴、戴帽叶猴？因为高黎贡山有这两种叶猴的分布；而我们在丛林中已奔波了20多天，却无缘见到它们的身影；哪怕是听到一声似是它们的鸣叫，也多少能慰藉对它们的渴望。

“戴帽叶猴和灰叶猴，我也有几年没见到了。巧哩，前不久，我们从偷猎者那里截获了一只戴帽叶猴。”

“在哪里？”我问得非常急切。

“送到六库公园了。不知还在不在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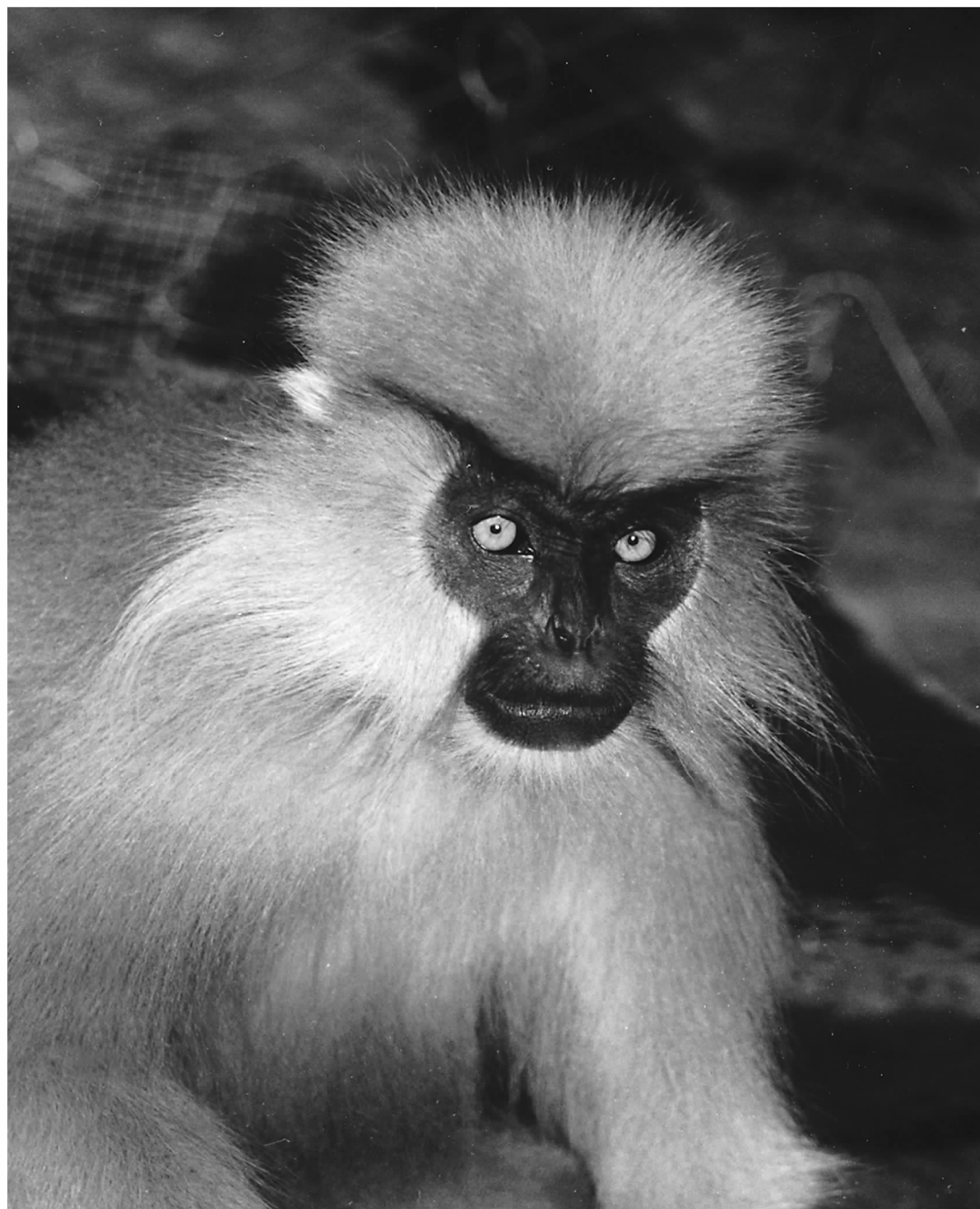
“为什么送到那里？”

“它的一只前肢被夹子夹伤了，只好送到那里医治。”

可以想见，我那时喜悦的心情。

到了怒江州的首府六库已是夜晚了，而第二天一早，又要去片马。我想去看，一直充当向导的小郑是位很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他却有另一种说法：“有人告诉我，那是一只灰叶猴，哪里是什么戴帽叶猴？是想看到它想疯了。别听他们瞎说。”

我也疑窦顿生。是的，戴帽叶猴太珍贵了，以致有些研究灵长类的动物



满腔的愤怒、忧郁——戴帽叶猴



学家也未见过它。我见过一份画报上曾有它的肖像，但那是画的。如此珍贵动物的发现，竟然没有轰动？

又想，也不至于空穴来风吧？卢主任是自然保护区的主任，总不至于指鹿为马吧？

“你见过？”

“没有。再说公园早关门了，我到哪里帮你找到人？”

第三天安排得很紧，要赶到保山乘飞机回昆明，但我坚持要去公园。

李老师进了公园大门就乐得大喊：

“戴帽叶猴。肯定是戴帽叶猴！”

我惊慌失措地往里跑。

啊！好漂亮的一只戴帽叶猴！

银灰色的精灵。

它的特征在于头部的冠毛，真的如一顶银狐制作的帽子，宽宽的帽边，银灰色的光泽，猛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来了，是电影中巴黎美女头上的帽子，高雅、美丽的银灰色的帽子！

它的眼珠，也闪耀着一圈虹光。

小郑眨巴着眼睛：“看样子，还真的是戴了顶帽子哩！”

我和李老师忙着拍照片。它很配合，并没有惊慌逃窜的意思；只是好奇地看着相机的镜头，闪光灯亮起时，眨了眨眼睛。

主任说，它刚来时，左手臂伤口化脓，只好截掉肘弯的下部。那时，天天有人看着它，特殊照顾……

它像是明白了人们在说什么，突然跃起，趴到对面的栏栅上，将左前肢露出，那里已没有手了，也少了一截，但伤口恢复得很好！

公园主人说：“还是想把它放回山野，但担心它的伤残，会使它无法生活。有一种可能，希望能发现戴帽叶猴的猴群，让它回到它的社会中，可能要好些。”

主任有一颗仁爱的心！

小郑说：“全国还没有任何动物园展出过这种叶猴。李老师，我敢担保，你的照片，是全国惟一的戴帽叶猴的照片。赶快把它发表出来，让人们观赏到这美丽、可爱的动物，让大家都来为保护它出力！”



鸚鵡喚早

1993年，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

来到澳大利亚的第一感觉：静，四周静悄悄的，森林、草地、大海、蓝天、白云都是那样静谧，车如水流般的公路上，听不到鸣笛声。就连人们说话，也是轻轻的。

我们住在会议中心。那天去找它时，路将我带到一个公园。穿过稠密的森林，浓阴过后突然开朗，一片偌大的绿草地展现在眼前，显然经过了人工的精心管理和修剪，草地微微起伏，荡起流畅的绿波，大树稀疏地点缀在绿茵中，看不到一幢建筑物。邦伯芮教授曾在信中告诉我，会议中心颇有气派。难道它是地下建筑？

我不知道还要走多远？儿时，外祖母对我们进行旅行教育的第一课就是：“路在嘴边。”然而，四野空寂，没有行人，没有喧哗的人声……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缥缈的鸟叫……

只有硬着头皮沿着似是主干道的路往前走。眼下是八月，从合肥出发，经香港，正是酷暑难当。一到墨尔本，却是冬末春初的季节。但繁花怒放，绿野滴翠，看不到冬的踪影。澳大利亚在南半球，墨尔本在澳大利亚的南方。已走得全身汗津津的了，眼前仍然只有绿树和草地……

我加快了步伐，穿越一片树林正想着可能“柳暗花明”时，前面的林中，真的出现了会议中心的建筑物，原来它藏在森林中。进到里面，来自各国的朋友，正在三五成群，或坐、或站着在亲切地交谈。大家都轻轻地谈话，静静地站着，会议接待处聚集了很多的人，但也没有一声喧哗。邦伯芮教授、加拿大的艾伦教授都热情地迎了上来。

会议中心有几组建筑，演讲大厅、展览厅、演播室、服务中心、餐厅、各种大小会议室、宾馆，最高的是三层楼，和外界的环境显得无比协调。

后来，看到居民的住宅，大都是掩映在森林中，且多是平房。我的一位老乡董光浩先生，就住在山头上的一片森林中，从事蘑菇养殖业，我戏称他是“山大王”。他欣然同意。他们对森林的热爱，对大自然保护的精心，非常感动人。

我就住在会议中心的附近。宁静的环境，再加上每晚会议活动结束后都较晚，瞌睡特别多，也特别好睡。

似是遥远处，传来一声又一生的鸟叫声。不久鸟叫声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愈来愈粗犷，这是什么鸟？是一种陌生的鸟儿鸣叫。从音色、音质和



穿透力的程度判断，应该是种大型的鸟类。我终于从沉睡中清醒了，一个鲤鱼打挺，起床了。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使我在清晨，只要睁开眼就起床，绝不在床上再赖一分钟。

拉开窗帘，明清的晨光，满眼水绿，立即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屋外就是公园。在森林中已有散步和晨跑的人，还有母亲带着孩子玩耍。澳大利亚的动物种群，独具特色：如多种有袋类的动物，譬如大家最熟悉的袋鼠；原始的哺乳动物鸭嘴兽，在进化史上更是赫赫有名……我这次虽然是参加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议，但也想尽量能多看一点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世界。既然是鸟鸣声将我从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早晨唤醒，应是有缘，理应去结识这些朋友。我带了一把花生米去看望它们。

鸟类在清晨有次活动高潮，喜爱鸣唱、嬉戏。高大乔木和灌丛、草丛中，不同的生境分布着不同的鸟类。我正计划着从那里开始，鸟的啼叫已将我引到草地中的大树……

风轻柔地吹着，时时还带来丝丝海的气息。绿草尖上顶着晶莹的露珠。一种大灌木上盛开的黄色小花特别灿烂……

嘿！七八只大鸟正在枝头，羽色以灰为主，似乎还泛着绿辉。红喙，粗壮带钩楔形，这一特殊的形状，很容易认出是鸚鵡科的。两只在西边的枝上梳理羽毛，四只在高枝上互相追逐嬉闹，有一只一会儿从树上飞下，在草地上没走两步，又呼的一声飞到了枝上。它们都不时地发出粗粝的莽莽声，似是示威，又似是在抒发快乐。

离这棵大树不远处，有三只另一种鸚鵡，形体比刚才见到的大，毛色也有差异，喙为黑色，叫声依然粗粝，但明显有着差别。我没有带望远镜，而大树又高，无法分清是另一种还是未成年的幼鸟。我国四川、云南的绯胸鸚鵡，幼鸟喙为黑色，随着年龄的增长，基部逐渐染红，直到整个的喙如红玉一般晶莹闪亮；这种色彩的变化，宣告它们已经长成，取得了参加追逐爱情的资格。

澳大利亚盛产多种鸚鵡，据说以纯白的凤头鸚鵡最为贵重。

我撒了几粒花生米在草地上。它们只在树头观望，有只尾翼特别宽长的鸚鵡，居然歪着头，看看我，又看看花生米，像是在思考和判断，但就是不往下飞。

我又撒了几粒花生米，并对着它，还吃了几粒。有几只鸚鵡飞下来了，但并未落到有花生米处，而是在附近；似是有些害羞，总是不往前走，甚至两只还互相嬉闹起来。长尾没飞下来，仍然是将头左歪歪，右歪歪，看着我，看着花生米——一副老于世故、深沉的模样……

我再撒了几粒花生米在草地上，又故作响声，吧嗒着嘴，咀嚼着……

它们依然不响应我的友好……

■ 鸚鵡喚早



这时，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挣脱了妈妈的手，小跑着来了，金色的头发，圆圆的脸，上身穿着艳红的羊毛外套，配着纯白的羊毛裙，特别可爱。她在地上寻到了花生米，捡起……我正要表示地上的东西不能吃，她蓝宝石般的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树上的鸚鵡，将花生米往嘴里送，竟然也咂吧着嘴，夸张地作吃香甜可口食物状，我禁不住笑了，多聪明的小姑娘！一股激情立即溢满心怀。

那个女孩又重复了夸张的吃花生米状……

终于，长尾沉不住气，蹬枝展翅，像箭似的，射向草地上的花生米，迅速地啄食。这一突然的戏剧性的变化，立即引得树上的、地上的鸚鵡们蜂拥而至。

没一会儿工夫，花生米已被啄完。但它们不愿离去，依然对着我和小女孩叫喊。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花生米带少了，只好无奈地向它们摊开手。

我抱起了小女孩，在她额头上亲吻着，感谢她架设了友谊之桥，她的妈妈在不远处幸福地微笑着。在大自然中，人们是没有年龄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只是对我笑。我才猛然想起，她不会汉语。过了一会儿，她才用手指着鼻子说：“尼娜、尼娜。”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名字。

每天早晨，都是鸚鵡们将我唤醒，无论是午夜或凌晨两三点才睡。只要一听到它们的叫声，我立即起床，带着花生米，走到草地、大树，去追逐它们的踪影。那个叫尼娜的小姑娘也一定在那里。我们一同喂鸟、一同玩耍。两天一过，只要见到我出现在草地上，鸚鵡们就立即向我这边的大树飞来，啄食我带给它们的礼物；然后为我们表演歌唱和各种的飞翔姿势；直到快要早餐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说实话，开头听它们那粗犷的叫声，感到刺耳，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我们成了朋友之后，它们的鸣叫，如号角一般，在我心头回荡……

会议结束后的翌晨，我带的花生米特别多。一边和尼娜喂鸚鵡，一边告诉它们：“上午十一点，我将返回祖国，感谢你们这么多天所给我的欢乐。”我特意将一枚大熊猫的纪念徽章，别到尼娜的衣服上，她高兴得立即跑去告诉妈妈……我真的不愿和这些朋友们分别，禁不住三步两回首。奇了，长尾并没有和同伴飞回树上，而是一直伴随着我，飞翔的速度比我步行要快，于是，它在天空盘旋、等待……鸟也知情……

小尼娜也跑来了，我只好时时等她，直到我再一次抱起她，看着天空的鸚鵡，深深地亲着她的额头……鸚鵡大叫一声，才折回了头。

回来后的第二年，我在四川，向老朋友胡铁卿说了这段经历。他默默地听完，并没有发表什么感想。但在我离开成都时，他却送了我一只胖胸大鸚鵡，并特意说明，是向一位养鸟的朋友讨的。

这只大鸚鵡几年来一直生活在我的走廊上。我们并没有调教它学着说



胭脂太阳
Yanzhitaiyang

话，只是让它自由地歌唱；闲时，我和它还聊聊天。它也喜欢瞪着眼、歪着头审视、沉思，一副哲学家的派头，但来访的朋友较多，久之，它学会说声：“你好！”那声音莽莽的，很豪放……这时，我总是特别怀念远在墨尔本的“长尾”、金发的尼娜……



登油婆记，探华南虎天堂

对福建省主管自然保护区的阮云秋说来，“谈虎色变”的成语，恐惧已变为兴奋、喜悦。

他曾在新疆寻找野马数年，大漠的风沙并未吹去他脸庞的白净。那次行程以未找到野马而结束。历史重新给了机遇，他谈起在山野中发现华南虎虎踪，以及它们现存的情况时，低声慢语，滔滔不绝，两眼兴奋得只剩下一条线。

华南虎牵动着我们这次行程的脚步。在去龙栖山主峰垭口，一片纯黄山松林中，开辟了宽近 20 米的防火道。松林树干不高，林缘野花灿烂，空地是稀疏的小灌木、杂草。陪同的老俞说，这也是华南虎喜爱的地方，曾发现过它来去的足迹和爬挂。

1999 年 4 月 23 日，我们到达了被誉为“华南虎天堂”的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未将行李安顿好，书记罗明锡就告诉我们，前几天华南虎出现在机头坳，过了一天，还是这只虎，又出现在马坑埂。在以后几天相处的日子里，他对虎踪的熟悉，对自然保护事业的热爱和献身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得知在一次考察中，出了事故，他失去了心爱的儿子，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第二天，我们在云山一带观看甜槠和米槠不同的树冠、细柄阿丁枫扁圆的树干……中亚热带中低山阔叶林的特点，沿着一条山谷的上缘前行。快到石燕坑时，王洪高指着右边山脊坡下几棵稍高的杉木，说起难忘的奇遇：

那是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人开了部吉普车考察夜行动物。回程已近十一点。行到这里时，探照灯突然发现一只大型动物，正从七八百米远那个山脊上下来。那时，那里是一片采伐后迹地，杉树苗和茅草茂盛。灯光下，野兽身上的斑纹撩眼，猛然让我们激动得想大喊——

天哪！是一只华南虎。是我们寻找多少年、吃尽辛苦、正在寻找的华南虎！好华丽的皮毛、好矫健的身段！它从从容容地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深草处，连看也不向这边看一下。等到我们停下车来，它已不知去向。天很黑，又冷，在这样的深山，无法去追踪。

第二天一早，我们爬上了昨晚看到老虎的地方。在几只麂子、山羊足迹的附近，终于发现了虎的足印，赶快用石膏模下了。经过专家鉴定，确实是华南虎留下的足迹。喜讯传遍四方。太让人高兴了！几年来关于虎踪的